

魔宙三部曲 

彼岸初现

Bi An Chu Xian

至亲至爱
至情至义
至性至理

童喜喜奇幻作品

 美绘版



至亲至爱○至情至义○至性至理

童喜喜奇幻作品 美绘版

魔宙三部曲之

彼岸初现

魔宙三部曲
彼岸初现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彼岸初现 / 童喜喜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9.7

(魔宙三部曲)

ISBN 978-7-5007-9308-3

I. 彼… II. 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3845 号

BI AN CHU XIAN

(魔宙三部曲)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薛晓哲

责任编辑: 黄小波

插 图: 星海琦

美术编辑: 缪 惟

装帧设计: 缪 惟

刘豪亮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 编 室: 010-64035735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威海市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

印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20×1010 1/16

插页: 8

印张: 12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7 千字

印数: 10350 册

ISBN 978-7-5007-9308-3

定价: 24.8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15°	1
30°	13
45°	23
60°	30
75°	43
90°	49
105°	52
120°	59
135°	63
150°	74
165°	83
180°	88
195°	94
210°	100
225°	109
240°	113
255°	117
270°	136
285°	154
300°	160
315°	168
330°	174
345°	179
0°	186



苹始生 | 鸣鸠扶其羽 | 戴胜降于桑

直至海潮怒卷、星辰出现前，精灵们都以为当时的九州，便已是悲哀的深渊。

那是一艘极其精美的小船，船长不过两米，小巧轻盈，却是用坚实珍稀、数百年方可成材的黄花梨木所制。原本棕黄色的船体，漆成和船帆一样的灰蓝色。

这艘隐隐闪耀着暗光的船，与海水、天空几乎融为一体。细看之下，船身上还遍布着镂刻出的绝美花纹。这些花纹证明，小船出自某位精灵之手。

不老的精灵在无尽岁月中无从寄托，而将感情倾注于小船之上。因此，它才会如此精致得简直不像是交通工具，而像精灵们喜欢随身携带把玩的珍奇。

现在，海面平静，万里无波，如丝缎般腻滑。小船却张开灰蓝色的三角帆，凭空满满乘着风，向东方迅疾驶去，漾开一片浪花。

驾御小船的风，和这艘小船一样，来源自薇椽。这趟从出发时就没有目的地的冒险旅程，也正是缘自这位年轻沉静的精灵大能者的提议。

海面从开始的喧闹，到如今的死寂，仿佛无时无刻都在冰冷地提

醒薇棕：这是毫无希望的寻找，这将是毫无收获的航程。

炎在甲板上走来走去。他本来就反对这个计划。在这十余日的航行中，性情急躁的他几乎成了甲板上的走马灯。现在，他心灰意冷，更是满腹牢骚。

“什么‘主’、‘主’！哪怕找到彼界，谁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那玩意儿！谁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！”炎焦躁地挥舞着拳头，大声嚷嚷。

看他挥舞拳头的频率与力道，如果大海是固体，这位脾气暴躁，以神力著称的精灵炎，只怕早就将其击为碎片了。

薇棕笔直地静立于船头，如雕塑般纹丝不动。无论炎说什么，她只是沉默着，并不反驳，也不解释。

小船疾驰着，船头翻涌出雪白的浪花，海风掠过薇棕海藻般浓密的长发，漆黑的发丝在她雪白的精灵袍上勾勒出莫测的图案。

看上去，薇棕娇美得就像是浪尖上的一粒珍珠。只有从那坚定的神情上，才能依稀看出属于精灵大能者的果决。

事实上炎自己也知道：主的确存在。那些有关主的故事，是精灵们早在上古就开始传诵的歌谣。

传说在世界尽头的彼界，在那直接通往创世神内心的处所，曾经有一种被称为“主”的生命。

主是创世神的血中血，是最通灵的生命。在普通世界中，他们的生命只有十二天。被谣言蛊惑，每一批主只有一名胜利者活着进入神界，生存的竞争特别惨烈，彼界又因此被称为“魔宙”。

后来，在上古主午木的努力下，幻梦界、链殇界、混沌界这三个神界不再是主的禁地。所有的主都被解除了残酷限制，可以直接进入神界。

没有厮杀的彼界，不再是魔宙。而作为神界入口的彼界，从此被时光湮没，再也无从知晓。

薇棕此行，就是试图寻找主，寻找这些在传说中早就直接进入神界的主。期望他们，能够拯救九州，拯救那片如今正逐渐被魔灵统

彼岸初现

治、沦为魔州的精灵世界。

也难怪炎一直抱怨。前往彼界的通道早已消失，而这些主既然在传说中已进入神界，现在是否存在更是未知数——就是曾经有过，现在只怕也没有了。指望用全然未知的一切，来拯救和改变现状，这种希望，未免太渺茫了。

听到炎的吼叫，同行的另一名精灵诺凛西略微皱了皱眉头。

诺凛西那瘦削的面孔上，一双黑色的眸子显得异常深邃。眉间那几道深深的竖纹，使得他无论何时，都带着一种冷峭深思的表情。

与急如困兽的炎相反，诺凛西仿佛正在进行一场闲适的旅程，一直好整以暇地半靠在船舱里。

诺凛西冷冷地看了看炎，然后，将目光从薇桀身上缓缓滑过。

类似这样的过程，诺凛西早已能做得十分自然，自然得似乎只是在无聊地眺望天色。

对此行所能达成的结果，诺凛西并不比炎乐观。但从薇桀提议此次航行开始，直至现在，诺凛西没有过半句异议。

——似乎从诺凛西第一次见到薇桀，为当时还是孩子的薇桀摘下一朵蔷薇花，并细心地除去枝条上的小刺开始，便是如此。做薇桀所说的一切，几乎已经成了诺凛西的本能。

时日流转，诺凛西终于等到薇桀成年。只是，诺凛西的表白，却遭到了薇桀的明确拒绝。

从那以后，诺凛西渐渐变得阴郁。

但是对薇桀的拒绝，诺凛西从未有丝毫不满。

与世界同寿——这对精灵而言，既是奖赏，又似惩罚。永生并非意味着没有痛苦，恰恰相反，无论是精灵的肉体还是精神，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长河中磨损。离开肉体，灵魂将毫无力量，失去灵魂，肉体也终归腐朽。只是，精灵不能将这种死亡作为生命的完美句号，他们会在一段时日后转生，重新醒来。

因此，较之精灵轮回的生命，任何感情都是那么脆弱，似乎任何

感情，都无法安慰那永生所带来的疲惫。

绝大多数爱情，都无法久长到与精灵的寿命相提并论。因此，越是当时轰轰烈烈的热情，假以时日，就越是显得幼稚可笑。

精灵们与九州一同诞生。到如今，精灵间几乎羞于提及感情。

精灵们聪慧而冷漠地生活。偶尔也会有男女精灵的结合，不过他们的目的，只是为了生育出合适肤色、发色的孩子——毕竟对于一般精灵来说，更换身体并非易事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们距离彼界，应该是越来越近了。”诺凛西自言自语般说道。

诺凛西希望自己能让薇桡宽慰。哪怕一秒钟，也好。

在这茫茫无际的非洛达海上，薇桡一行已经航行了十余日。

九州的天空是浅玫瑰色的，而现在天空的颜色越来越浓，渐渐接近传说中彼界那血腥的紫红色。

三日前，筋疲力尽的他们，就已经到达这片天空下。接着，天色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，转眼又过了三天。

在这片紫红色的天空下，无论精灵们施展多大灵力，让小船行进得多么快捷，方向调整得多么精确，他们仿佛依然停留在原地。

这里应该就是世界尽头。可他们在此徘徊着，就是无法找到出口。

继续寻找，还是原路返回？事到如今，薇桡也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。在她掌中，小小的银匣和她的手一般冰冷。

银匣里，装着一块碎裂为五片的玉石。

如果不是小妖族送来的这块玉石，不是那场清晰真切的噩梦，薇桡也不会如此固执地将击溃魔灵的希望，寄托在此次航行中。

在梦中，身边繁花似锦，而正前方却是深冷无尽的黑暗。

薇桡不想走进前方的黑暗，可仿佛有种强大的吸力，迫使她沿着笔直的山路，不停地向前走着，而且步子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快。

很快就到了山路尽头，眼看前面便是万丈深渊。薇桡拼命地向后挣扎，那股吸力却没有消退，反而越来越强大。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

彼岸初现

脚，从悬崖边跨了出去。

薇桢感觉到自己的灵力彻底消失了，她无助得如同刚出生的婴儿，只能任由身子向下坠落。

难道这就是死亡吗？在梦中，薇桢感觉自己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反而异常清醒。她大大地睁着眼睛，抬头看着漆黑的夜空。夜空突然变成了紫红色。似乎有某种意识直接侵入了薇桢的脑海，告诉她：这就是彼界！

彼界！神界的入口！哪怕在梦中，薇桢也同样惊异。

紧接着，薇桢发现自己悬浮在半空中，不再坠落。面前突然幻化出一望无际的海面，黑色的巨浪咆哮着。一枚巨大的、就像珍珠一样微微发光的圆形物体，在水中浮沉。远远看去，它的上面似乎浮现出一些字迹。

不知为何，薇桢强烈地感觉到，只要抓住它，上面的字迹会揭开这一切秘密。

于是，薇桢奋力向前伸出手，可距离实在太遥远。她不管不顾地挣扎着，跃入水中。

奇怪地，海水十分温暖，有如父亲的怀抱。

身边突然有个声音，温柔地说：“我来帮你。不要怕，我一直在你身边……”

薇桢扭过头，却无法看清对方的脸。

据说，无知是神赐的幸福，而先知的预言者，从来都是不幸的。

因为清醒，所以痛苦；因为了解，所以寂寞。

九州上，精灵是最接近神的生命。而各州的精灵能者，又是精灵中灵力最强的，负责守卫这片丰饶的土地，因此无可推辞地担负起了预言的责任。

在晨光中醒来，薇桢久久回味着这场奇异的梦境，揣摩着这是何种昭示。从殿外匆匆跑进一个身影，一边跑，一边远远就大叫起来。

“薇桢！薇桢！我们发现了一块神奇宝石！”

其实，仅仅听那急匆匆一跑三跳的脚步声，薇桢就知道进来的是

小妖族的角笙。

若仅从外貌上看，薇桡和角笙似乎年龄相仿。可小妖族与精灵族，却是截然不同的种族。

相对于精灵族的永生，小妖族的寿命自然是短暂的。可事实上，若身体未被毁坏，小妖族便能有两次生命——从第一次生命的死亡中复生，第二次生命可能延续百余年。

然而小妖族天性单纯，明朗热情，对世界有着无穷好奇。小妖族还喜欢探险，对危险往往视而不见。因此，小妖族的寿命，通常因为好奇而终结。

即使是普通的精灵，也是小妖族眼里的智者。所以，小妖族各个国度的国王们，天长日久养成了习惯，都把自己年幼的子女，送到所属州界的精灵能者那里去学习，直至成年。

精灵能者也欢迎小妖族的到来。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从小妖族身上感受到活力，借以度过漫长的时光。

角笙是密山国的继承者，已陪伴薇桡七年。

只是，七年时间也没能改变角笙的天性。比如现在，她那两条腿飞奔着，带起猎猎风声，可她还嫌自己跑得太慢。

急切之间，角笙展开小妖族与生俱来的翅膀，猛地向前扑去，一下飞出了两米远，气喘吁吁地停落在薇桡面前。

飞得太急，落脚又猛，停下的那一刻，角笙没能站稳，踉跄着继续向前冲。

薇桡早习惯了角笙的冒失和莽撞。以往这种情形下，薇桡肯定能够扶住她。

可这天，薇桡的心思还恍惚地停留在那梦中，一下来不及反应，就见角笙跌跌撞撞冲了两步，扑通一下趴倒在地。

角笙手里捧着的，大概就是她叫嚷的那块神奇宝石，被一下丢出老远，摔成了碎片。

“啊！啊啊啊！”

眼睁睁地看着宝石摔碎了，角笙趴在地上哇哇大叫，气急败坏地两手使劲拍打着地面，简直都不想爬起来了。

尽管心事重重，薇棕也忍不住被角笙逗得微笑起来。

“你又找到了什么宝贝？”薇棕笑道。

一边笑着，薇棕一手拉起角笙，另一只手五指张开，优雅地凌空转了一圈，那些四散的宝石碎片，就像被风吹拂的落叶，无声无息地聚拢到了薇棕的手心。

被摔碎的宝石呈乳白色，一共碎为五片。可它们碎裂得很奇怪，碎片的边缘，极其整齐，宛如精心雕琢过一般。这些碎片形状各不相同，上面都有繁复美丽的暗纹。仔细看时，宝石上的暗纹隐隐闪动，仿佛暗藏着神秘的昭示。

薇棕出神地看着手中这些异样的碎片。

九位精灵能者中，薇棕统领其他能者，是地位最高的大能者。而精灵能者最难修炼的能力之一，便是感知命运的能力，也就是平常所称的预言。

薇棕的父亲是原精灵大能者，薇棕在预言方面，自幼就显示出超常的灵力。

对薇棕而言，一切都是隐喻。即便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薇棕将它握在手中，也能感知到它身上所凝结的时光与风雨——这正是大能者所必须的能力，也是平日修习的功课。薇棕如此年轻，就能成为精灵大能者，绝非虚名。

手中托着宝石碎片，那奇特的梦，又开始在薇棕脑海中盘旋。

薇棕问：“它有什么奇异之处？”

“它能使生命长生不老！”角笙说。

薇棕奇怪地看了角笙一眼。角笙以为她是在怀疑自己，急了，清脆地大叫道：“真的！我已经试验过了！”

喜欢一切有趣事物的角笙，已经彻底忘记了自己是从何时、何地拥有这块宝石的了。

对角笙来说，宝贝可不能独占，一定要和朋友分享。可在角笙收藏的那些宝贝中，这块石头实在太不起眼，一直被随便扔在角落里。

因此，朋友众多的角笙随手送礼时，送出了很多宝贝，却没有把它送出去。

上周，朋友送给角笙的一盆昙花开花了。可是，通常只能一现的昙花，竟然整整怒放一日，都没有凋谢！

角笙又惊又喜，研究半天，才发现唯一不同的，是花盆旁边放着这块宝石。

高兴之下，角笙准备跑来告诉薇榛。可以前角笙发现过无数神奇的事物，最后都被薇榛简单地解释出来。

这一次，为了获得薇榛的赞扬，角笙忍了又忍，终于没有马上告诉薇榛这件奇事，而是四处去搜罗了好几棵即将开放的昙花，来做试验。

当试验了第三盆昙花后，角笙终于确定，是这块宝石的神秘能量，使昙花延长了生命。

“可现在……你看！啊呀！气死我啦！”角笙懊恼得直跺脚。

梦境。彼界。生命短促的主。宝石。延缓生命。五片……

薇榛怔怔地看着虚空，力图将这些隐晦的碎片，拼出最完整具体的含义。

角笙伸手想拿过一块碎片，薇榛却捂住了碎片，不让她再动。

“怎么？你觉得它有用？”

薇榛郑重地点头。

第一次见薇榛如此珍视自己的发现，角笙又是高兴，又是沮丧。

“唉！可惜它已经碎啦！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还那么神奇！”

薇榛淡淡一笑。

“或许碎裂才是真正神奇的开始。”

——薇榛终于下定决心，开始了对彼界的寻找。

小船在茫茫黑暗中航行。逐渐，天边隐约透出些许暗红。红色逐渐侵袭黑色，直至最后，天空再一次亮起诡异的紫红。

彼岸初现

新的一天，又开始了。

薇桀再次仔细打量着周遭，尽力搜寻可以参照的事物。无论是空中，还是海底，眼前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。所有一切，都无言地沉寂于远方的地平线之下。

“神界入口被时间的洪流湮灭。”关于彼界那最后的文字记载，冷冰冰地浮现在薇桀的脑海。

炎吼叫得累了，喘着粗气，在甲板上兜着圈子。诺凛西一如既往地等待薇桀最后的决定，但他的沉默，早说明了一切。

“我们，回去吧。”薇桀说。

再也没有希望了。只能等待魔灵蚕食最后的土地。

薇桀慢慢说出这句话。她极其疲惫，立在船头，几乎摇摇欲坠。

诺凛西担心地站了起来，向薇桀走近一步，又重新站住了。

一直认为没有希望的炎，真到了宣告失败的时候，也沉默了。他掉转船头，高高伸起双臂，默默接替了薇桀，用自己的灵力催动风帆，让小船向来处驶回。

空漠的天。冰蓝的海。小船上，薇桀、诺凛西、炎都保持沉默。世界静止，宛如一块琥珀，要把这三位绝望的精灵纳入其间，永久封藏。

“集合我们所有的力量，和魔灵来场决战，我们不见得一定会输！”炎打破了沉默。

“你知道谁是魔灵？你知道魔灵在哪里？”诺凛西不无嘲讽地问。

炎不服气地张了张嘴，最后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九州因其山川、河流等自然地形，分为九大州界，由九位精灵能者管理。

除此之外，九州中的小妖族，则按照各自的喜好、兴趣，分为不同的国家。

精灵族与小妖族在繁盛丰裕的九州土地上，互相扶助，和平相处，已安然度过千万年宁静岁月。

——直至魔灵的阴影，悄然出现。

在精灵和小妖的心目中，他无异于青面獠牙的魔鬼。可事实上，谁也没有见过魔灵，更不知魔灵到底是谁。所谓“魔灵”，只是一个代号，代表了极度的恐慌与无助。

最早发现魔灵的存在，是一年前的某个傍晚。

在九州这精灵之界，任何时刻，都是春意融融。夏、秋、冬三季，都被叠加在春天里，这边树木葱茏，那边黄叶飘舞，同时另一边又瑞雪纷飞。

那天，西南方的达鄂尔州上空，突然下起大雪，团团雪花几乎是垂直地砸落向地面，不过短短半天，达鄂尔州就被冰封，彻底变成了冬季。

尽管雪下得不同寻常，可长期在和平中生活，已经让精灵们不再相信这世界还会有大的异动。智慧冷静的精灵们不是呆在屋内，默默研究有关天地的问题，便是四处漂游，行踪不定，探寻终极的意义。

面对这奇异一幕，大家都以为只是天相异常，何况守卫达鄂尔州的精灵能者芜川并未请求帮助。

直至两日之后，薇椋用水晶球与芜川联络，这才惊讶地发现，水晶球中那来自创世之初的神力，竟然无法感应到达鄂尔州的另一只水晶球，更无法找到芜川！

与此同时，流言悄悄传遍九州：达鄂尔州已由魔灵掌管。而且，魔灵只图统一九州，无意伤害任何生命，欢迎精灵能者与小妖族国家主动向其示好。

这流言不知从何而起，说得像模像样。

作为精灵大能者的薇椋，紧急召集了其他七位精灵能者，商讨对策。

也许是在和平中安乐过久；也许管理凡俗的州界土地，对于精灵而言，本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事。精灵能者们对此异变，一致没有太大反应。

能够永生的精灵，绝大部分都会因永生带来的厌倦，最后离群索居。尽管精灵能者的突然消失并不多见，但对芜川的失踪，大家纷纷推测他可能一时性起，外出游历去了。

彼岸初现

“什么魔灵？肯定是假的。小妖们编故事逗自己玩吧！”

“即使真的有魔灵，只要不杀生，就算了吧。”

“九州向来和平，由谁掌管我看都差不多。”

这便是薇棕收集到的反馈。

精灵们最有建设性的意见，是这样说的：“九州从来没见过如此大雪，此种奇观，的确赏心悦目！回到州里，我会建议大家前往观赏——哦，如此，也可收获更多消息吧！”

大雪从此再未停止。从那天起，达鄂尔州精灵能者芜川，还有达鄂尔州的水晶球，一同销声匿迹。

半个月后，邻近达鄂尔州的艾齐州上空，也被大雪笼罩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达鄂尔州一模一样，在精灵中所引起的反响，甚至还不如上次。

真相逐渐显现，是在两个月后。

犹如雪花一片一片地，最终将一切罩上雪白外衣，达鄂尔州的改变，也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。

这两个月中，薇棕一直逗留在最先下雪的达鄂尔州，亲眼看到了一切——

精灵原本平和安乐，少有纠纷。如今他们之间却常现争端。而且一旦发生争执，双方互不退让，藉灵力明争暗斗，没有死伤绝不罢手。

本来单纯直爽的小妖族，更有一大部分变得性情暴躁。往往一言不和就互相厮杀，四处都是刀光剑影，将小事酿成大祸。

严寒的气候，不仅改变了大家的性格，那些性情变得乖戾的小妖族的身体，甚至也随之大变。

小妖族背部天生长有的翅膀，本来薄而软，不耐热，非常脆弱。拥有这种翅膀，小妖族不过是在深夜的欢宴时，短暂地飞行，用以取乐。

可现在，一些小妖族的翅膀逐渐变得像蝙蝠一般轻巧柔韧，能够适应在白昼长期飞翔。

这群小妖族变成了最为粗暴嗜血的存在：利用黑色的双翼，他们在雪花密布的空中滑翔。他们的厮杀，甚至已不再需要理由，似乎只

为了享受夺去对方生命时的快感。

这些翅膀适应了在白昼飞翔的小妖，有了另一个名字——“猎杀者”。

如果说，这些互相攻击造成的伤亡，让薇桫心痛，那么另一种伤亡，薇桫就只能感到震惊了！

在令人窒息的大雪里，大部分精灵和小妖，并没有太大改变。可大雪下了一周后，每一天都有善良的精灵和小妖莫名其妙地死去。

他们身上，没有任何外伤。而他们死亡的姿势，都是一样的：静立在雪地中，双掌向天，面带微笑。

这样无声无息的死亡，有时候一天能够发生数十起！

自始至终，薇桫都没有发现任何外来的力量，甚至没发现任何精灵有使用过被列为禁忌的黑灵术的痕迹。

但达鄂尔州的一切，全都悄然改变了！

这种改变达鄂尔州的神秘力量，除了称之为魔灵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称呼呢？

两个月后，薇桫历经千辛万苦，返回城堡。她带回了这些有关魔灵、有关达鄂尔州的最真实近况。

大家被薇桫带回的真相震惊了。

在薇桫深入达鄂尔州的两个月，神秘的魔灵也在迅速扩张：安肯纳州、度西州先后飘落了大雪。

精灵族协同小妖族，开始对魔灵加强防范。可是过了半年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，做好最有效防备的迭翼州，也在一个深夜，被大雪覆盖。

就这样，魔灵并不存在，似乎又无所不在。他用大雪吞噬了一切，又用无声的恐怖，吞食了残余的幸福。

是谁说的，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？若听过那些在魔灵的力量笼罩下，瑟缩躲藏于丛林中的精灵，在夜半传出的歌声，再没有谁会这样想。

或者有一天正义会战胜邪恶吧，但那一定是建立在热血与智慧之上。

薇桫他们正是这样满怀希望地启程，最后收获的，却是如此的绝望。



桐始生|田鼠化为|虹始见

“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已经尽力了。”诺凛西说。

如果结局还是一样，尽力与不尽力，又有何区别呢？薇桫心底一片茫然。

或者，自己向来自负的预知能力，却在如此重大的行动中遭到挫败，就是这一切即将结束的预言……薇桫悲哀地想。

“喂！等等我——”

声音从身后传来。薇桫回头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只见炎和诺凛西面面相觑。

显然那声音他们也听到，却不是他们所发出。

薇桫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！她屏息静听，四下环顾。

茫茫大海上，没有任何踪迹。小船破开海面，浪声清晰入耳。

哗啦一声，薇桫面前的水中，突然探出一个湿淋淋的小脑袋。

海水不断顺着金色的头发滴落。那双大睁的眼眸，比海水更蓝。

对方冲出海面，在薇桫面前高高跃起，几乎和薇桫鼻子碰鼻子地撞个正着。

薇桫虽然早有准备，还是被这不速之客吓了一大跳！